

荔影千重越海嶺，文心一片照天涯

——讀遊擷滿老師《枝頭懸荔久，足下丈春深》有感（下）

通乙中華中學 劉述濤

最令人動容欽佩的是遊老師強調的“三個人”：教育者的本心、同行夥伴、課堂學生。梁漱溟先生在《中國文化要義》中的論斷：“中國文化徹頭徹尾是人情的文化。”在菲律賓多元文化背景下，華語教育若失去“人的溫度”，便真成了“隔水冰”中的荔枝，徒具其形。遊老師以李善德的“解程格眼簿子”為喻，暗示教育者應當如古代驛使般，在文化傳遞中珍視每一個具體的人。這種人文關懷，正是對“仁者愛人”傳統的最好繼承，也與杜威“教育即生長”的理念不謀而合。

三越關山：從“一事之功”

到“萬世之業”的價值昇華

當遊老師寫下“立志做嶺南栽樹人，而非長安摘果客”時，其境界已超越普通教育敘事，直抵文化傳承的終極意義。這種

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精神，與左宗棠“新栽楊柳三千裏，引得春風度玉關”的豪情一脈相承。文中將短期教學任務比作“浮草”，

而將培養文化認同視為“真章”，這種遠見正是“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的教育理想。

最富洞見的是遊老師指出“敬畏歷史”與“敬畏教育”的雙重維度，聲若洪鐘貫通司馬遷“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”的史學精神在教育領域的迴響，那些吟誦唐詩宋詞、傳習漢風禮儀的華裔少年，不正是文化基因的活態傳承嗎？

正如錢鐘書所言：“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學北學，道術未裂。”當中華文化的“荔枝”在異域發芽，展現的正是文明對話的無限可能。

“忽見新林生海魄，含笑，童音嚼碎荔枝紅。”遊老師的文字，既有教育者的理性清明，又不失文人的詩性光輝。

其將《長安的荔枝》的敘事智慧化用於華教實踐，展現出“通古今之變”的才思。文中對文化傳播三重境界的闡釋，既是對當下困境的突圍之策，更是對文明未來的深情眺望。

讀罷此文，眼前浮現的不僅是菲律賓

課堂上孩子們的笑靨，更有千百年來無數

文化使者前赴後繼的身影——從鑒真東渡的堅毅，到馬可·波羅西來的好奇；從利瑪

竇“西學東漸”的嘗試，到今天華語教師的

跨文化實踐。遊老師的睿智與熱忱，為我們

展現了當代知識份子的擔當：既是胡適所言

“功不唐捐”，亦如魯迅所倡“俯首甘為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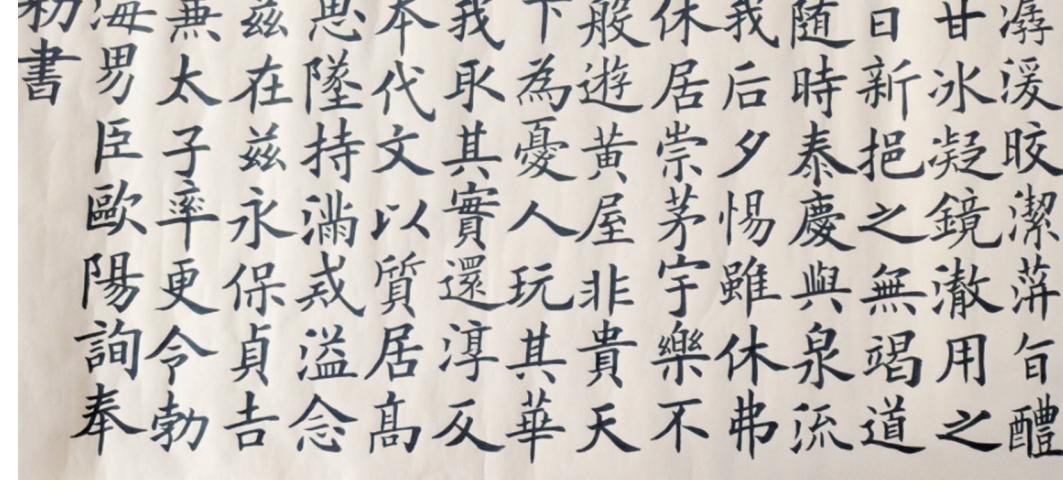
子牛”。

跨越山海的文化對話

怡朗亞典耀學校 陳明正

站在怡朗亞典耀學校的教室裏，望著窗外搖曳的椰子樹，我的思緒卻飄回了遙遠的福建老家。作為一名來自閩南地區的中文教師，我帶著對故土的眷戀，在這片熱情的

土地上播撒中華文化的種子。每當菲律賓學生們用稚嫩的聲音朗讀“你好”、“謝謝”時，我仿佛看到了中菲友誼的種子正在生根發芽。



書法——九成宮醴泉銘作品 丹輞新民中學 張飛虹

华教百草园

菲律宾華教中心編



當南海的風吹過千島之國的每一所華校校園，願更多如遊老師般的“種霞者”，以文化為舟，教育為楫，讓中華文明的荔影蔭庇千嶂，讓人類精神的家園春深似海。“古今之成大事業、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之境界。（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）”而遊老師與無數華教工作者，正用實踐與信仰書寫著文化傳播的新境界——那便是“荔香越海成春色，文脈通天作彩虹”的壯美詩行。

記得第一堂課，我特意穿上了福建傳統的刺繡服飾。當學生們好奇地觸摸著衣服上的刺繡時，我告訴他們這些圖案和菲律賓傳統服飾上的花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。一個叫馬美仁的華裔女孩興奮地說：“老師，這和我們奶奶的刺繡好像！”那一刻，我意識到文化之間的共鳴是如此自然而然。

在教學過程中，我嘗試將福建元素融入課堂。講解“茶”字時，我談來了安溪鐵

觀音，與學生們分享福建茶道；教“家”字時，我展示了福建土樓的照片，並讓他們比較菲律賓傳統的“巴哈伊庫博”建築。最讓我感動的是，當華裔子弟用閩南語念出“飲水思源”時，本地學生也會用他加祿語回應“salamat po（謝謝）”。這種語言的交流，正是文化交融最真實的寫照。

每談中國傳統節日，我都會深感中菲文化之間的融合。談到春節時，我們回憶包著福建特色的紅龜粿，菲律賓學生們則教我做當地的“suman”米糕；談到中秋節時，我講述著福建“博餅”的習俗，學生們則分享他們“賞月派對”的傳統。這些美好的時刻，讓文化不再是課本上的符號，而變成了生活中溫暖的記憶。

如今，每當我聽到學生們用中文說“老師好”，看到他們認真書寫漢字的樣子，就感到無比欣慰。我知道，這些年輕的心靈正在成為中菲友誼的新橋樑。正如一位學生在他的作文中寫道：“中文讓我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，而我的菲律賓文化讓我懂得如何與世界分享。”

夕陽西下，我站在教室窗前，望著天邊的晚霞。那絢麗的色彩，既像福建的落日，也似菲律賓的黃昏。在這片美麗的土地上，我用黑板書寫著中華文化，而學生們用笑容回應著友誼的溫度。這或許就是文化交流最美的模樣——不需要刻意追求永恆，因為真誠的對話自會在時光中留下印記。

詩歌
——中西頌·百年風華

中西學院 吳燕



好在有中秋

僑中學院總校 王安安

夜色降臨，夜空中掛著縷縷銀輝，此時月是那樣的皎潔，那樣的明亮，那樣的圓，它就高懸在空中眺望著萬盞燈火裏的團圓，我們又在圓月下迎來了中秋。

每逢中秋佳節，母親都會帶我去唐人街挑選月餅。自兒時起，我每次都會盼著中秋來臨，然後在那中秋的桂香下品嘗那一口美味的月餅，這對我來說簡直是最大的幸福。到了唐人街，我便感受到了濃濃的節日氛圍，這完全不遜於節時的氛圍。街邊大人帶著小孩都在挑選著月餅，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笑容，熱鬧極了。我挽著母親的手，穿梭在街市中，從各式各樣的月餅中挑選著我喜歡的。除了傳統的豆沙、五仁和蓮蓉的口味之外，還多了很多新奇的，如霜淇淋、巧克力、芋泥等。我最喜歡的當屬蓮蓉口味，裏面的蛋黃不僅味道獨特，而且它就如中秋的明月一樣，黃又圓，入口時彷彿我也將整個明月擁入了懷。每一口月餅都承載著溫馨和圓滿，為中秋添上了非凡的意義。

回到家後，母親開始在廚房裏忙碌，

準備著我們的晚餐，那陣陣撲鼻的香味讓我愈加感受到中秋的溫暖。和其他親戚的小朋友們就在客廳分享著我們的月餅，在嬉戲間品嘗著這份美味。父親在陽臺掛上燈籠，隨後便走進客廳對著我們說：“小朋友們，我們來玩個遊戲好不好呀？”我們頓時興奮起來：“什麼遊戲呀？”父親笑著說：“猜燈謎，猜對的有紅包喲！”他一邊說一邊揮著手中的紅包。“快出題吧！”我迫不及待地說道。父親很快就出了道謎題：“一人一張口，口下長只手，猜猜這是哪一個字呢？”“拿！拿！”我們齊聲喊道，然後都伸出手想拿紅包，父親看著我們笑了聲，然後給了我們一人一個紅包。“再出一題，再出一題！”“好了小朋友們，先來吃飯吧，一會兒再繼續。”母親從廚房端著飯菜走了出來，我們所有人便飛快地圍了過去，各個都是垂涎三尺的模樣，隨後大家便圍坐在一起吃飯，飯桌上大家各自分享著自己的趣事。過中秋最不能少的當然是博餅，我們也叫它“博中秋”，這是我們家鄉——福建

的習俗。博餅無疑是我們每個人最喜歡的遊戲，除了能夠博到“狀元”之外，還能夠享受博餅時的歡樂和刺激。我們每個人圍著桌子站著，桌子中間擺著一個大瓷碗和六個骰子在碗中，每個人輪流投骰子，然後根據點數獲取相應的紅包。我在這個遊戲當中發現一個有趣的事，每當一個人把骰子丟入碗中時，所有人都會屏住呼吸，一點聲音也不敢出，然後等點數出現時便會響起歡呼聲，當然有時是伴隨著“哎呀”的歎息聲，我們就在這樣有趣的“迴圈”下結束了熱鬧的博餅。每個人都博到了許多紅包，而博中“狀元”這個頭獎的是我的表姐，雖然“狀元”只能由一人收入囊中，但最珍貴的笑容和溫暖卻是我們每個人最好的收穫。

這時，陽臺外的月亮正宛如銅鏡般高掛在空中，我們走到陽臺抬頭望月欣賞，明月愈亮，我的思鄉之情也隨之愈深。幼時，我最常掛在嘴邊的詩便是《靜夜思》，“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”，初吟這句時，還不能體會其中詩意，可如今，當我在這佳節看著這象徵團圓的圓月時，我竟也思念起我的故鄉，那裏有疼愛我的姥姥、關心我的朋友還有屬於我的根。雖隔千裏，但當我們望著明月思念彼此時，我們的心便已相連。

好在有中秋……

(指導教師：鄭濤)

畢昇發明的膠泥活字在《夢溪筆談》中閃爍，卻要到王選院士的鐳射照排技術方成星漢燦爛。這種傳承在“和”字中體現得尤為精妙：宋代刻本裏的“口”部像含苞的蓮，明代坊刻的“禾”旁似沉穗的稻，而在今天的手寫體中，仍能看見《禮記》“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”的哲學基因。漢字如黃庭堅筆下的“松風閣”，既有魏晉風骨的梁柱，又不斷生長出數字時代的琉璃瓦。

在臺北故宮見到顏真卿《祭侄文稿》真跡時，淚痕與墨痕交織的“嗚呼”二字讓

我戰慄——原來漢字可以如此鮮血淋漓地活著。這些橫豎撇捺既是《說文解字》中的學

理迷宮，也是東坡寒食帖裏的煙火人間。當我們在鍵盤敲擊“愛”字時，青銅鐘鼎上的

“心”形符號仍在脈動，證明著文明從未真正死去，只是以筆墨為舟，向著永恆擺渡。

(指導教師：鑒康利)

墨痕深處見河山

僑中學院總校 施薇薇

青銅鼎腹的饕餮紋尚未冷卻，甲骨上的灼痕已蜿蜒成河。當商王武丁在龜甲刻下第一個“雨”字時，他或許未曾預見，這些縱橫交錯的線條將穿越三千年風霜，將整個文明的重量凝結在方寸之間。漢字不是符號的堆砌，而是先民觀天察地的精神胎記，是文明迭代的活化石。

在安陽殷墟的探方裏，我曾屏息凝視那些深陷龜甲的“山”字。三個三角符號如青銅鉞劈開混沌，商代人用最鋒利的虔誠，將他們對自然的敬畏刻入永恆。這種造字智慧在《周易·系辭》中早有預言：“仰則觀象

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”。正如“水”字以流動的曲線摹寫黃河九曲，“雷”字用車輪與閃電勾連天人感應，每個漢字都是上古先民的宇宙模型。長沙馬王堆的素紗禪衣拂過竹簡時，“道”字正以行走的人與首級重構宇宙秩序。這個會意字在老子筆下化作“道生一”的玄思，在莊子文中舒展為“庖丁解牛”的逍遙。我在臨摹《蘭亭序》時頓悟，王羲之的21個“之”字不僅是筆墨變法，更是對“一陰一陽之謂道”的視覺詮釋。漢字結構中的虛實相生、疏密有致，早於謝赫千年便實踐著“氣韻生動”的美學準則。

繪畫——心橋·鴿翔

紅奚禮示立人中學 曹康瑞 (指導教師：寇新勝)



繪畫——菲中千年友誼，共築和平金橋

黎剎育仁中學 陳華 (指導教師：邢中蘭)



AI攝影——海底學習
(指導教師：孫麗康)

